

文 學 叢 刊

古 屋

王 西 彥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實價六元

古屋

著 王西彥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海國路
鉅鹿路
八一弄
號五
號六〇一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古屋
夜鶯曲
清明時節
春草
嬰
山谷
小人事
金蠅子

王西彥 長篇
盧靜 中篇
張天翼 中篇
靳以 中篇
梅林 短篇
劉北汜 短篇
巴金 短篇
李廣田 散文

星雨集
切夢刀
落帆集
心字
南德的暮秋
大馬戲團
行吟的歌
詩四十首

陳敬容 散文
李健吾 散文
唐弢 散文
盧劍波 散文
蕭乾 報告
師陀 戲劇
方敬 詩歌
杜運雙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

第一部

原 书 空 白 页

寄住到這寂寞的古屋裏來，業已一月有餘了。說是寂寞，並不單指這古老而闊大的房屋裏的住民的稀少，而更重要的是——我的這些鄰居們莫不各自守着一份陰慘奇異的生活，和他們同住在這古屋裏，如像自己一下子闖入一個古老荒唐的故事之中，它每天展開在你面前，使你不能不以被緊壓的情緒讀着它，從心起着顫慄。

這古屋誠然是闊大的，如像一般人所稱呼，是有名的「孫家大屋。」在這小小村子裏，它幾乎佔有着一半的位置，而且雄巍一如城堡。房屋的構造圖式很複雜，一個陌生人走進那裏面去，不容易分辨出它們的構成。全屋建築得堅固極了，也考究極了。梁柱粗大無比，雕琢也極其精巧，每間樓屋都有着細雕朱漆的欄干，窗櫺上則

一律地鑲嵌着皺紋的顏色，玻璃，正屋和偏房的小堂屋，四壁全爲各種木鑄的書畫和匾額所佈滿，裝璜着各種頌揚和祝福。門楣上也題刻着吉祥的句子。雖然它們現在都已被塵灰所薰污蒙蔽，但祖宗深遠的福澤，依然隨同這古屋的生命而殘留。並且單從那特製的厚重幾與一般小城鎮的城磚相等的牆磚上，就可以看出最初建造這房屋的人，是怎樣的要爲自己的子孫建立下萬世不易之基了。不消說，牆是很高巍的，臨着四圍的窗子，都是匠心刻鏤的青石窗櫺。因爲太高太深了，以致連走廊裏也都黑暗沉沉，這古屋裏面看不見陽光。據說以前家道正旺時，即使在白天，那走廊裏也滿點着堂皇燦爛的紅彩紗燈；但現在却只能在走廊的橫梁上，那倒懸着的被塵埃所蒙封住了的鐵條上，還可以想見往日的景象……人們一走進那裏面，自會感到一種陰森的氣氛，一種心靈的壓迫。只消輕咳一聲，就能喚起回響，而腳步聲則如像空谷足音一般。

我很少走進那高大陰森的正屋。我所占有的是一間正屋以外的「門廊間」

一邊是一個通往大門的院子，另一邊則是一個小小的花園。我的窗子就靠着這小花園，我每天都有着欣賞園景的幸福。然而這只是一個貧乏荒涼的廢園，我從未看見過有什麼人走進那園子；原來在它的入口的小門裏，不知道什麼時候，堆積着一座墳墓一般的垃圾，使這荒涼的園子稍具生機的，除去一些業已開始落葉的果樹，和從來未曾加以修剪的野花野草之外，便只有一羣噪叫的雀子，還有一隻瘦弱得可怕的不祥物一般的黑貓。這黑貓每天弓着腰背，從那垃圾堆爬進園來，完全無效地以前爪恐嚇着雀子們，呻吟一般的鳴叫着，然後便奄奄一息地躺在垃圾堆上，曝着初冬的太陽取暖。我的房間不能通往花園，窗子上又裝着鐵柵，我只能隔着鐵柵向它張望。我的房間面積很少，又很低矮，却有着正屋所缺乏的明亮。我在房間裏坐得發悶的時候，便從門廊走到通大門的院子裏去踱步。我有着喜愛踱步的習慣。

這院子是鄉間講究的石灰沙土的地，雖說年時久了，但毫無損壞，雨天依然平滑得難容積水。正對我這邊門廊的門，隔着院子，那邊也是同樣的黑色柵門，不過多

半的時間都關閉着，很不容易發現它的啓開。院子裏非常單調，連那小小廢園裏那樣貧乏的景色也沒有，我便只有獨自站到圍牆外去眺望那原野間的晨霧和暮靄，要不然，便回頭來讀那永遠是關閉着的大門上面的五座光榮的匾額。那是五座直豎的匾額，很牢固的用粗粗的鐵條鉗掛着，縱然爲悠久的歲月所剝蝕得模糊不清了，但中間那一座細工雕龍，朱紅厚漆的金字匾額上的字跡却仍然可以辨認。那是這樣的六個大字——「覃恩誥封二代。」

最初，我只和三個兄弟屋主中的一位相談過幾次，近來却逐漸地認識了更多的人了——甚至是對面不常啓開的黑欄門內的那個悲哀的啞吧。

二

和我最初會談的這位屋主，孫尚憲先生，是一位出身京師大學的「養晦齋主」——這是在第一次見面時就告訴我的，他說他自己非常滿意這個名號。依照

他自己的話說來，他如今是在日亟的世變之中退隱養晦了。他是三兄弟之中的第二個，一向生長於京城，因為那時他的父親正在京城裏做「京官」。他現在年過四十，是所謂「日近崦嵫」了，但大概是由於保養得法，初次和他見面的人會少估他十歲。他的身材適中，眉濃鼻闊，如果不是嘴角邊那兩條深深的紋路把臉上的威嚴破壞了，那相貌應該是很出衆的。他有着喜愛戴帽子的習慣，即使不出門，頭上也終日頂着一頂半新不舊的深黑色的呢帽。

他走進我的房來，並不把帽子除去，便坐在一張椅子上，雙手捧着一個擦得極其光亮的水烟壺，向四壁環顧了一下，說道：

「你可偏偏看中了這間平房！自然你們是「新派人」，喜愛陽光。改日我吩咐人把這四壁粉刷一下，這太不成話了，這是一間軍隊落腳過的房子，問題就在這裏！」

他以擎着紙捲的手，指着牆壁間的各種歪倒的猥褻可笑的字和畫，嘆息着，便開始發起對世變的惋惜來。他很健談，對任何事都很喜愛抒發議論。他這樣說着時，

如像他是一個具有一付慈善心腸的人，眼看着塵世的罪惡，惻隱之心逼使他向那罪惡的深淵伸手。然而他太無力了，他的救援是可憐的，他非但不能拯助他人，連自己也險些爲那汹涌的罪惡的波濤所捲沒。於是他縮回了手，徒然的作着惋惜的喟嘆。

『有什麼辦法呢？』吹了一口烟，他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這世界就是這樣的，個人的力量實在太渺小了，道剛高一尺，魔却高了一丈，你總不能把整個宇宙都一手把它捻碎，然後再給它重新造過一個呀。問題就在這裏。比方說，就是他們軍隊上吧，他們如今在前線抗戰，和敵人流血拚命，報上每天都登載着他們的英勇故事，我們自然得敬重他們，愛護他們——說起來我這裏也曾駐紮過一營兵，不過那是在抗戰以前的事了。他們別的全都規矩，就只有其中的一位連長，他把我一個尙未出嫁的姪女的肚子弄大了。但這也並不算怎樣的不名譽，男女之間，曖昧事情不是難免的嗎？不過家醜不可外揚，我就主張將錯就錯的和那位連長聯個親算了。

那位連長人還年青，眉開眼闊，品格很不錯，口齒也相當伶俐。這樣的事情不是很平常嗎？可是問題就在這裏。一道命令來了，軍隊在一個深夜裏開拔走了。起身時那位連長說就會有信來，不過如今一去五年，音信毫無……」

「那麼，你那位姪女呢？」

「還不是待在家裏空等着。有什麼辦法呢？名譽破了，有了小孩子了。」

「是一個男孩子嗎？」

「不是女孩子。」他笑着，但那是一種不自然的笑，「那位連長開拔後不上十天，就分娩了，生下一個女孩子。現在五歲了，也是眉開眼闊，一個小小女騙子，像極了那位沒有良心的爸爸。」

說到「沒有良心的爸爸，」他笑出了聲，不消說，這也是一種不自然的乾澀的笑——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這時他嘴角邊那兩條紋路顯得更深了，臉上的肌膚起着微微的痙攣，彷彿很失悔把這個故事說出口來一般。

我勸慰似的說：『這種事情是很普通的，這種「沒有良心的爸爸」也很多……』
『那自然，』他歛住了笑容，『這只能算是一個小小的悲劇——大悲劇中的小悲劇。整個世界才是一個大悲劇。』

『你以為是那樣的嗎？』我帶着抗議的口吻問道。

孫尙憲先生重又笑了。但現在是另一種笑，是另一種如像一個師長對執拗的小學生回答幼稚的質問時的揉合着傲慢和寬慈的笑。

『你是一個喜愛陽光的「新派人」，』我的論調不適合你的脾胃，你一定會說我的論調是一種落伍的論調。』

『還有幾分——』

『悲觀色彩是不是？』他搶着說，『——你如果真的這樣想，那麼我告訴你是錯了。自然，我不否認我曾積極過來，奮發過來，早年我還幹過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做過雄心萬丈的美夢，但也受過打擊，悲觀過來。可是如今不同了，如今我却是一個』

快樂主義者，一個伊壁鳩魯的信徒了。如今我所追求的是生活上的享受，是所謂美衣美食，」他看一看自己的藍布衫和手裏的水烟壺，又復靦覷地改正道，「是的，我這個伊壁鳩魯主義者有點兒不純粹，有點兒——「頹廢」傾向。問題就在這裏。」

「這怎麼講？」

「你在這裏住得稍久，你自會懂得。」他又詭譎的笑着，把烟壺的長嘴塞入自己的口中。

就在這時，一個五六歲大的孩子驀地跑進房來。這是一個病弱的孩子，臉孔蒼白，連說話的聲音都是低微而模糊的，他畏怯的跨進房門，笨拙地對孫尚憲先生說了幾句我所聽不清晰的話。立刻中止了自己的議論，這位「養晦齋主」站起身來。「改日我叫人來粉刷一下，這太不成樣子了。」他，「少陪，我有點兒小小事情！」於是，他捧着水烟壺走了，但小孩子却仍然留了下來。他迷惘地站着，顯得有幾分倉惶失措。

「剛才這個是你爸爸？」我逗引着他。

「不……是舅舅……」他回答着，這使得他更加倉惶了，扁扁嘴幾乎要哭將出來。「媽媽……」他企圖轉身出去。剛在這會，忽然在門口探進了一個女人的缺乏血色的臉孔，她向我微微一笑，於是全身都出現了，原來她的手裏還抱着一個嬰兒。

「請坐吧。」我招呼着。

以一種婦人所特有的大方的氣派，她跨進房來。她一手攙着那病弱的孩子，在我的房子裏端詳着，跑近一個放置照片的玻璃框子，好奇地欣賞着它，嘴裏喃喃的說着什麼。這是一個體質不十分健康的中年婦人，她的衣着在鄉間要算是極其時新的，她的面部的輪廓也很端正。她的眼目非常動人，嘴角邊隱沒着一縷表示剛強和忍受的皺紋，在右頰間有着一顆小小的黑痣，它增加着整個面部的嫵媚。只是那微帶蒼黃的膚色，顯露出幾分病容。

「請坐……剛才這位孫先生是……」

「他是我二哥，」她依然對壁站着，隨後又補着說，「不過不同娘就是了。」

這使我想，當我剛搬進這屋子來時一個脚夫的話了。關於這有名的孫家的故事，遠近數十里內的村民莫不習熟。就是前一代做「京官」的父親共有十二房姨太太，二十個女兒；單單出嫁時的嫁田，一起就有三千多担租穀。因此，我就起意要和她談一談了。

「這是你的大少爺嗎？」我模仿着鄉里間的口吻。

「是的，他是我的男孩子，」她回過身來，微帶羞赧地疊起了雙手，「還有一個女孩子留在家裏——我這次是來收租穀，租收齊了就回去。」

「他的爸爸呢？」我試探着去牽小孩子的手。

「他在省城裏讀書。快了，說是三年級了，就會畢業了。」

「大學嗎？」我有幾分納空。

「中學」她的回答却更意外，「僅今年剛滿二十歲，說是就可以畢業了，三年級了。」

二十歲！這怎麼會是可能的呢？但她說這話的態度却是很自然的，不經意的。而當她發現了明顯地刻劃在我的表情上的驚愕時，便感覺到適才的失言似的，微微紅着臉，拉着小孩子告辭出去了。

三

我開始注意着這一家最近的鄰人。我有着探揭一個大家庭的私隱的興趣。首先，我想知道這一個富有的大家庭的沒落的緣因。

我和一位老太太攀談起來。她就是那有着一個二十歲的中學生的丈夫的「姑奶奶」的生母。據說她原是丫環出身，所以在這家庭裏的地位是一向不甚重要的，但現在却成爲前一輩的最後一人了。她時常抱着她自己的嫡外孫到院子裏

來曬太陽，並且喜愛說話，喜愛對任何人嘮嘮叨叨地訴說家常，訴說那過去的光輝的日子。我時常和她對談。從她的表情上，我知道她很滿意於我對她的這一份「尊敬。」

她和她的女兒有着相同的面型，在年輕時應該是很動人的；但現在是老了，萎縮了，過多的皺紋，把原是極其方正的眉眼擠簇得歪窩了，慘澹的暮年，在她的臉上留下一付哀怨的面容。只有那微微地突起的顴骨和永遠是顰蹙着的眉腳，說明着這一位遲暮的老人的熱情和任性的性格。她是一個過去的人物了，如今她的全部生活彷彿就沉沒在對那一去不復返的太平盛世的懷戀，對那恍惚短促的夢境的追念。

最多的，她和我談着那個有聲有色的過去。

「那怎麼能夠相比呢？」她總是這樣開始，「家敗如潮退呀。提起那時節，不說老爺在世的時候了，就說分居後的事，就說十年前吧，這屋子簡直沒有一絲兒灰塵，